

官板

純正蒙求

中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寶文集

純正蒙求卷中

新安胡炳文 講

書爲訓蒙而作故首叙幼學見趣而氣象言語威儀次之正心術又學者急務遷善改過懲忿窒慾所以加存養之功安貧賤審富貴所以嚴取舍之分儉約謙退廉潔剛正又處富貴之道也故以是終焉

李謙顏回張霸曾子

幼學見趣

李士謙字子約事母孝母嘗嘔吐疑爲中毒因舐嘔

之伯父溫深所嘆尙稱曰吾家之顏回也。

漢張霸字伯饒年數歲知孝謙雖出入飲食自然合禮節鄉人號爲張曾子七歲通春秋欲進餘經父曰汝少未能曰我饒爲之其敏如此。

溫公擊甕寬夫灌水

宋司馬溫公幼時與群兒戲一兒墮水甕中群兒譁皆棄去公獨破甕取兒兒得不死。

宋文潞公彥博字寬夫幼時與群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二公之仁智蓋已見於髫齡時矣。

孔融取棗僧孺辭李

漢孔融字文舉四歲與諸兄共食梨棗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竒之王僧孺幼聰明年五歲初授孝經問大旨師曰論忠孝二事答曰若爾願常讀之有饋其父李者先以一與之辭而弗受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七歲能讀千萬言。

元晦孝經劉晏朋字

宋朱文公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群兒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又指日問其父韋齋先生曰。日何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韋齋先生奇之。甫十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其穎異如此。

唐劉晏字士安。八歲舉神童。爲正字。明皇問曰。卿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有朋字未正。蓋言當時左右皆邪人也。

黃香暖席杜衍持竿

東漢黃香字孺文。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致孝。暑則扇枕。寒則以身暖席。元帝聞之。特加賞賜。宋杜正獻公衍字世昌。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自泛。公一手持竿。一手持帽。久之救免。而帽竟不濡。

禹偁詠磨平仲吟山

宋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家以磨麪爲生。畢文簡公士安令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曰。但有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呼

爲小友明道程夫子年數歲賦貪泉詩云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二公幼時皆知有正心之學如此。寇萊公準字平仲八歲吟華山詩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與準父曰賢郎怎不作宰相錢惟演幼時賦遠山詩曰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其父倣甚器之二公幼時皆有宰相器如此。

子韶危坐迂叟絕編

宋張子韶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十四歲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冗隙以視則歛膝危坐對置大編服膺匪懈若與神明爲伍大相警服而師尊之。

宋司馬溫公幼時患記問不若人群居講習衆兄弟成誦遊息矣獨下帷絕編逮能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

同叔收賦伯達疑年

宋晏殊字同叔七歲善屬文號神童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薦之召試殊見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改命題真宗愛其不隱以爲秘書省正字

置之秘閣。使得盡讀秘閣書。

魏司馬郎字伯達九歲人有道其父字者郎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爲童子郎時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其匿年郎曰郎之內外累世長大郎雖長大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異之

程子春風庭堅和氣

氣象

宋程伯子顥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朱公掞見之于汝南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宋張庭堅字才叔鄒志完稱之曰是天地間和氣薰蒸所成欲徃相近先覺和氣襲人也

愿中從容茂叔光霽

宋李愿中延平先生名侗晦庵先生師也晦庵常云先生涵養得自是別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先生真是如此尋常人出近處必徐行遠行必速先生遠近皆如此尋常人呼童僕再四不至聲必厲先生呼之不至不加於前也其氣象從容如此

宋子周子名敦頤字茂叔謚元公號濂溪先生黃魯直嘗云茂叔人品甚高胷中酒落如光風霽月

通老粹然原明平易

宋黃中字通老居家孝友篤至與人交恭而信淡而久端莊靜重德容粹然晦庵先生自以其溫厚和平之氣不勝其粗厲猛起之心特裁書請納再拜之禮必欲黃中坐于晦庵前再拜至宋公不許公坐而受之自儕於門生弟子之列

宋滎陽呂公希哲字原明嘗云君子氣象難遽形容惟平易安和爲近之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謂休休者平易安和無急躁狠戾貪冒之意

郭泰溫恭穆子和粹

後漢郭泰字林宗蔡伯喈嘗曰先生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吳冲曰清明寬恕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高材偉識而不爲危言激論常遵疾惡已甚之戒黨錮之際獨不涉議論自重之士也

唐穆寧四子贊質員賞皆和粹世以珍味目之贊少俗然有格爲酪質爲酥員爲醍醐賞爲乳腐

李恕防怨馬援惡譏

言語

唐李恕戒子云凡居百僚之下言思乃出行思乃動勿輒有毀譽勿輕論得失申上移牒言惟謹耳署必真書慎勿侮弄刀筆議翫朋僚若恣心縱罵輕出莠言罵父子怨罵兄弟怨既爲怨府亦謂深讎劉寬不訶童僕嗣宗口不臧否韓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勉之勉之

東漢伏波將軍馬援字文淵兄子嚴敦並喜譏議援在交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好譏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如此言者施衿結佩申父母之戒欲汝曹不忘之耳楊龜山先生曰口固不可得言耳亦不可得聞

崔咸疾詣魏公責辭

唐裴度自興元入觀朝士日擁度門一日度置酒劉棲楚矯求度懽曲躬附度耳而語崔咸疾其詔舉觴罰度曰宰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棲矯不自安趨出坐客快之

韓魏公子師朴入市歸。魏公問所買之物價幾何。曰。千三。公責之曰。此俚俗之談。非對尊之辭。當云一貫三百。

趙獻杖子謝氏笞兒

晉趙獻子之子入朝。楚使者至。多隱語。在廷之臣不能答。獻子之子盡答之。歸白獻子。獻子曰。朝臣豈不曉。但有長者。姑且讓之耳。爾遽先長者杖之。

吳庠妻謝氏。子賀與賓客談。及人長短得失。夫人屏間聞之怒。笞賀百。或解夫人曰。臧否士之常。胡如是。曰。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下不食。由是恐懼謹默。

元順鏹價司馬桃皮

北史趙柔字元順。有人遺柔鏹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三十匹。商人知其賤。與柔二十四。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

宋司馬溫公方五歲。擘一青皮胡桃。不能脫。婢以熱

湯沃之。既而女兒從外來。問誰爲脫。曰。某自脫。父叱曰。小子安得謾語。公自此有省。終身不敢妄語。待人唯以至誠爲尙。

忠定肩竦節孝頭直

威儀

宋劉忠定公。安世元城先生。見賓客。議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

宋徐積。自言初見安定先生。瑗退。頭容少偏。安定先生厲聲曰。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特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

瑗車聲管寧榻跡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知。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後漢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明鎬尊嚴韓琦英特

宋薛簡肅公名奎知開封府明叅政鎬爲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

宋韓忠獻公琦姿貌英特骨骼清聳眉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爲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含細微畜泄雲氣藏匿寶怪蓋可知也

晦叔盛服文恭正色

宋呂正獻公公著字晦叔簡重清靜出於天性冬不附火夏不揮扇楊懷寶字器之視公爲親舅將赴倅來辭公西臍下盛服對飲三酌時烈日器之汗流浹背公凝然不動

宋胡文恭公宿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群居笑語謹諱獨正顏色溫然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客有造公者具公服靴版固之志忘記易帽公與之對語盡禮而退終未嘗色動

盛濤一語伊川四箴

正心術

宋劉器之云。盛待制名濤嘗有一語可取。云。士大夫行已正如室女。常湏置身法度中。不可受人指點。宋程叔子名頤字正叔。諡正公。號伊川。嘗作四箴序。云。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因箴以自警。朱文公曰。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尤宜深玩也。

彥國防意思永平心

宋富文忠公弼字彥國。年八歲。書坐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在公且然。况他人乎。

宋彭思永好學不倦。嘗曰。吾不爲他學。自幼卽學平心。歐陽脩好學不倦。常以平心爲難。

橫渠先禮南軒叙仁

宋橫渠先生張載教學者。必先自禮而入。且曰。學禮卽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性。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性。卽上去。苟能除了一副。當世俗。便自然脫洒。又曰。學禮則可以守得定。程叔子曰。子厚先以禮教

學者最善先有所據守。

宋南軒先生張栻字敬夫謚宣公曰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而無仁心則人道亡矣。遂以論語中言仁處敘爲一帙而解釋之。

康節論鬼迂叟事神

宋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嘗曰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益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何畏之有。

宋司馬溫公號迂叟嘗曰或問迂叟事神乎。曰事神或曰何神之事曰事其心神或曰其事之何如。曰至簡矣不黍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爲用君子上戴天下履地中函心雖欲欺之其可得乎。

清獻焚香康靖置豆

宋趙清獻公朴字閱道平日所爲事夜必焚香以告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爲也。

宋趙康靖公名槩平日嘗置瓶豆二物於几案間。每一念起必隨善惡別之。善則投一白豆於白瓶中。惡則投一黑豆於黑瓶中。初則黑豆絕多。旣而漸少久

則絕無瓶豆亦不復用矣。

徐積買肉宗道飲酒

宋節孝處士少時爲母置膳先過一屠肆中心欲買其肉而別路於歸路爲近且亦有屠肆因自念中心許買彼肉捨而之他不欺心乎復迂道買肉而歸且云已之行信自此始。

宋魯質肅公宗道字貫之爲太子諭德一日真宗召之使者至門而公不在移時乃在市肆飲歸中使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對中使曰然則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嗟嘆而去真宗問之具如公言以對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用其後立朝剛正

伯起四知和靖六有

漢楊震字伯起將守東萊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材王密爲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獻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故贊曰震畏四知

宋和靖先生尹焞字彥明處一齋名曰六有所謂言

有教動有法畫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又一室名曰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志完檢點無垢操守

宋鄒志完云聖人之道備于六經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學與中庸一部其要在慎獨而已於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卽檢點不放過便見工夫

宋張無垢云操守欲正器局欲大識見欲遠三者有一便可以立身

李勣贈刀范丹佩韋

遷善改過懲忿窒慾

唐文瓘字稚圭爲并州叅軍時李勣爲長史嘗嘆曰稚圭今之管簫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二同僚皆餞勣贈二人寶刀玉帶而不及文瓘瓘以疑請勣曰某人猶豫少決故贈一刀欲其果於斷某人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自約束若子之才無施而不可焉用贈晉董安于性寬緩常佩絃以自警

漢范丹自以猶急不從容常佩韋以自戒西門豹亦如之朱文公父韋齋先生亦患性急猶自號韋齋

援戒效杜昶願師徐

後漢馬援戒兄子書云。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飭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鷺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魏王昶戒子旣云。穎川郭伯益尙好通達敏而有知。洪廣不足。輕儇有餘。得其人重之如丘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芥。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高名。不求苟能。澹然自守。惟道之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義。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內敏外恕。推遜恭儉處。不避汙怯而勇。義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尊之。

幼安知過伯玉悟非

魏管寧字幼安泛海舟欲覆乃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晏起過皆在此時夜風晦冥舟人盡憇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趨之得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以爲神光之佐積善之應也

衛蘧伯玉莊周云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陸客五分陳公斗餘

唐陸扆爲相日有士人來謁陸命酒勸之辭曰天性不飲公曰誠如所言也已校五分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

宋陳瓘字瑩中有斗餘酒量每飲不過五升雖會親戚間有歡適不過太別本大作白滿飲恐以長飲廢事

萊公六悔融堂八忍

宋寇萊公準有六悔箴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調攝病時悔

宋錢時融堂曰天下事未成於忍而敗於不忍甚矣忍之一字其切於學者之日用也是故言語不

謹以至於招羞取辱者在乎不能忍口飲食不節以至於稔疾傷生者在乎不能忍饑寒飢之所驅迫寡廉鮮耻以至於爲乞爲盜者在乎不能忍貧橫逆之來拂然有動于中以至於速禍在乎不能忍辱爲物所忤爲氣所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雖欲噬臍而悔莫贖在乎不能忍怒謹獨之不嚴以至於縱情而不知檢傷風亂倫爲禽獸行而不知耻者在乎不能忍慾身履危難不顧分義幸安苟免隳喪名節在乎不能忍死嗜進而無厭貪多而無已巍然處高位而于名犯分卒以稔成亂賊之禍者在乎不能忍富貴

屏山論復定夫名損

宋劉屏山胡籍溪劉致中三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聞人有片善無不從容咨叩後生來問學亦隨其器識告語成就終日無倦朱夫子請問平生入道次第屏山曰吾於易得入道之門所謂不遠復吾三字符也汝尚勉之

宋游酢字定夫察其子性剛名之曰損且曰損君子

以懲忿窒慾蓋以忿則凌物慾則溺已二者皆所當損也

元城絕慾希哲處忿

宋劉元城先生謫嶺表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南荒恐不生還忽憶先正云北人在瘴烟之中惟絕慾可以不死自是絕至于今更不復作大丈夫自誓不爲則止耳何必用術趙清獻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畫像於卧榻偃仰其下而父母具衣裳監視於上不亦瀆乎

宋呂榮陽公希哲或問爲小人所詈辱當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己本一何者爲詈何者爲辱自然無忿怒心次焉者且自思曰我是何等人彼爲何等人若是答他却與此人等也如此自處忿心亦自消

任布古文胡瑗素問

宋任恭惠公布與呂公蒙正同年進士任公登樞府年耆康強呂公詢其服餌之法任公曰吾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讀文選有所悟耳所謂石韞玉以山輝

水含珠而川媚此言有理呂公深以爲然

宋胡瑗爲國子先生有大商遺子入學子儇宕所費千金而病甚瘠若將斃焉先生曰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也取素問使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命之過痛悔自責冀可自新先生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可以脩身自今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聖人不貴無過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三年登上第而歸

榮叟至樂顏蠋自娛

安貧賤

榮啓期行乎鄉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爲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女之別吾得爲男二樂也人生有不免襁褓者吾行年九十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吾何憂哉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蠋辭去曰玉生於山琢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完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

當貴清靜貞正以自娛。

弘景畫牛莊周生龜

梁陶弘景氏帝屢聘不出唯畫兩牛其一牛散放着水草間一牛着金籠頭有一人以杖驅之帝笑之曰此人欲効曳尾之龜豈可致之

莊周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楚威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千年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曳尾於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

魯望茶竈元亮藍輿

唐陸龜蒙字魯望家有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株刺無休時或譏其行答曰堯舜衡本衡作徽瘠大禹胼胝彼聖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又性嗜茶或時升舟設蓬席齋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

晉處士陶淵明字元亮閒靜少言不慕榮利環堵蕭然不蔽風雨短褐長結簾瓢屢空晏如也江州刺史檀道濟餽以梁肉不受後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

聞淵明欲往廬山。令其故人龐通迎之。齋酒具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昇藍輿去。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不忤也。遂終身不肯仕。宋世號靖節先生。

道原貂襖無已綿衣

宋劉恕字道原。家貧。至無以給甘旨。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陽南歸。時已十月。無寒具。溫公以衣襪一二事。及舊貂襖。贐之。固辭。強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還。溫公曰。於光而不受。他人可知矣。

宋陳師道字無已。號后山居士。苦節厲志。未仕。貧無以養。寄其孥婦氏家。章惇又召見。不往。有知其貧者。懷金欲餽之。觀其貌。聽其言。竟不敢出。冬寒。趙挺之貽綿衣。不受。寧凍以至于死。

胡宿進退朱震出處

審富貴

宋胡宿文恭公平生守道。進退一不介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

宋朱震字子發。被召問。胡安國以出處之宜。安國曰。

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世間
講學論政。當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機。如人飲食
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某
之出處。皆斷於心。後亦少悔。浮世名利。蠻別本蠻 蠘

過前。何足道哉。

司空休休貫之唯唯

唐司空圖字表聖。擢進士。王凝辟至幕府。名爲御史。
不忍去。凝府後隱居王官谷。不出。作亭名休休。曰。量
材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曠三宜休。又少也墮長也
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具。則又宜休。

唐韋貫之名純。字以行。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筆
別本筆作示所以薦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識之。
而進于上。或喜以告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
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

表微監察韋澳御史

唐韋表微字子明。監察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
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餘。剪白冒遊。少年間取一
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矣。

唐韋澳貫之之子方靜寡慾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之諷澳謁已溫歸以語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

百能語朋魏公戒子

宋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常云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某佩斯訓未嘗不以語朋友也

宋韓魏公尤知命每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予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籍而每遭人主爲知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也

王熊餅緣孝先饅頭

儉約

宋王熊性儉嘗有臺使至熊爲設食使乃裂去餅緣熊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脊饗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餓命左右撤去使者愕然大慚

宋王沂公曾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沂公相

留云喫食了去飭子第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時爲盛饌食後送數軸簡紙開看皆他人書後截下紙其儉德如此

東坡三養景初四休

宋蘇文忠公軾有三養之說云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且云自今日已往早晚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名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此亦可爲養生之法

孫景初號四休居士其說曰粗茶淡飯飽則休補破遮寒煖則休三平二滿過則休不貪不妬老則休山谷以爲安樂法

文靖治第忠敏無樓

宋李文靖公沆字太初治居第於封丘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曰居第當傳之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宋寇忠公準官至政府不起第宅處士魏野贈以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墓銘有云公旣貴得

月俸置堂上有老嫗泣曰太夫人捐館時欲一絹作衣衾不可得不及見公今日也公爲之大慟故居家儉素所卧青幃二十年不易或曰公頗事奢侈非也蓋公多典藩公會宴設則甚盛亦退之所謂巵石之儲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每盛於公筵

乖崖角帶晏嬰狐裘

宋張忠定公乖崖剛毅寡慾惟着皂繩袍角帶不事外飾自奉養逮于服玩之具則寡薄儉約雖寒士不若也公退闢靜室焚香靜坐聚書萬卷往往手自校正絕無聲色之好

朱子訓蒙書云凡目中所着衣服夜卧必更則不藏蚤虱不卽弊壞苟能如此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民亦其愛惜有道也

文忠靜晦益公謙恕

頭及沈晦十不伐十

謙退

歐陽文忠公修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於靜則安宋周益公必大曰易六十四卦惟謙六爻皆吉又一信終身可行曰恕故處己以謙待人以恕出於自然

無所矯拂

正獻瓦合周瑜醉醉

宋杜正獻公衍門生爲縣令。杜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

吳程普頗以年長數侮周瑜。周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曰：「與周瑜交，如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入如此。

復之讓解仲翁辭位

宋張詠字復之，與張覃取大名府解試罷，衆謂公名居覃之上。公上府帥書言：「覃之德行於鄉里有古人風，以其之文近覃之文，未可知。覃之行實過某萬萬矣。」遂薦覃爲解元。公常曰：「士君子當以德義相先，不然不足以爲士矣。」

漢疏廣字仲翁，兄子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宣帝立太子，廣爲太傅，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耻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

新正家
卷中
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扣頭曰從大人議卽日父子俱稱病乞骸骨辭位而去公卿設供帳祖道東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嘆息泣下共言其賢

子房赤松公孫大樹

西漢張良字子房高祖六年封功臣曰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皆子房功也令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願封留足矣後又曰良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千金之資爲韓報仇今封萬戶位列侯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赤松子仙號子房之明達豈不知其爲虛誕蓋托此等功名於物外置榮利而不顧耳

漢馮異字公孫謙退不伐進止有表儀行逢諸將輒避道諸將論功異獨屏退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後北地豪傑悉降異不自伐諸將又分其功光武下璽書曰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爲不足孟之反奔而殿亦何異哉薨謚節侯

包老戒濫真公訓廉

宋包孝肅公拯知開封府京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嘗有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沒之後不得葬於太塋中不從吾志者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下押字又云仰珙立石於

堂東壁以詔後世

堂東方塘下石立

宋真文忠公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先生守潭州有訓吏文以四事爲勸一曰律已以廉下註云萬分廉潔只是小善一點貪污便成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故以此爲四事之首

虞願見石處默飲泉

南史虞願字士恭爲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霧相傳云清廉太守得見願往就觀清徹無所隱蔽晉吳隱之字處默有清操拜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至州清操愈厲

山濤藏絲溫叟封錢

晉山濤爲右僕射初袁毅爲鬲令貪濁賂遺公卿以

求盧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諸閣上。後毅事露。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封印如故。

宋劉溫叟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府吏賚繙錢百千。遺之。溫叟不敢却。貯廳事西舍。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角黍。紈扇。吏視西舍封識宛然。吏還白。太宗曰。我送猶不受。况他人乎。

趙抃匹馬褚璫單舡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初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再任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張學士裕以詩送之云。馬諳舊路行來滑。龜放長江不共來。神宗卽位召知諫院。上謂公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龜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耳。

吳褚璫字孔珽。罷烏陽縣單舡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楊衡乞土宜。璫乃抽舡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唯竹箭最眞而有節。幸堪歲寒。庶子聞之。使人往觀。唯竹笠一枚。蘆襪數領。遂用爲昭信中郎。

伯恭戒弱次山惡曲

宋東萊呂成公祖謙作書說云弱者天下之大害學者之大患人之所以不能爲善者多是不能立志故洪範以弱立於六極之後大抵爲善生於剛萬惡之原生於弱

唐元結字次山操守剛正嘗作惡曲文云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意曲視以回目曲步以便往

元紘斷判邦衡奏牘

唐李元紘爲雍州司戶太平公主與僧爭碾礲元紘斷還寺僧竇懷貞爲雍州刺史懼太平勢促令改斷元紘大書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不可搖動懷貞不能奪

宋胡銓字邦衡號澹菴先生紹興初秦檜主和議言不便者輒罷公上疏乞斬秦檜檜白上竄新州王庭珪作詩送之有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之語南軒云澹菴大節極好至如諫牘須與日月爭光

邢時邪蒿夷吾惡木

南齊邢峙字士峻方正淳厚爲國子助教厨進太子饌菜有邪蒿峙觀之曰此菜名不正非殿下所宜食管子曰十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耻之而况與惡人同處

敦復老桂稚圭秋菊

宋晏敦復力詆和議秦檜使人許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誤國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

宋韓魏公琦字稚圭自幼性醇一無邪曲每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事事着力所立特完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意可知矣

有一百二十句敘立身行己之事

